

任大星 著



野妹子

YEMEIZI

野妹子

YEMEIZI

任 大 星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再版说明

中篇小说《野妹子》，生动、细腻地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浙东某地人民对敌斗争的一个侧面。

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两个不同出身、不同性格的年轻人——野妹子和曾天秀。描写他们在残酷的环境中如何投身革命；在党的领导下，参加当地农民反对敌伪掠夺山区土特产的斗争；并收集敌伪活动情报，直到最后协同抗日游击队活捉了汉奸地主陈步云，取得了斗争的胜利。作品着力刻划了野妹子纯朴、热情和勇于斗争的品质；同时表现了曾天秀性格上的不少弱点，以及他逐渐进步的过程。

《野妹子》初版于一九六四年。当时曾引起一些读者的好评。但是，在“四人帮”的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的干扰破坏下，《野妹子》也象其它许多优秀文艺作品一样，遭到“不予发行”的厄运。现在，作者根据华国锋主席关于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”的指示精神，对《野妹子》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加工和修改，重排再版，供广大青少年读者阅读。

野 妹 子

任 大 星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页 8 字数 138,000

1964年 6 月第 1 版 1978年10月第 2 版 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64,301—164,650

我的朋友曾天秀，是一个记者。我几次听他说起，他想写一部描绘一个山村姑娘的小说。他告诉我，这姑娘名叫红鹃，但人们都叫她野妹子，是他少年时候的一个伙伴；直到现在，他只要一想起家乡，一想起家乡的那些高山峻岭，清流急湍，桃园竹丛，山鸟野花，野妹子的面貌就会立即浮现在他的面前……

最近，他突然拿了厚厚一叠稿子来找我，兴奋地说，他终于把野妹子写出来了。他腼腆地笑了笑，对我说了下面这一席话：

“不瞒你说，三年前，我在《深山里的野百合》那篇散文里，就曾写到过野妹子。但那只是记述了一个生活片断，记述了我跟野妹子进山挖野百合的经过；虽然写的都是事实，可野妹子的名字我却换了个别的。大概就因为换了个假名的缘故吧，那篇散文写得缺少感情。而且，平心而论，那一个生活片断意义也不大。我把野

妹子看作我生活道路上一个值得纪念的伙伴，是由于后来发生的事实……

“野妹子，以她自身的经历，她的生活遭遇，给了我活生生的教育，使我认识了不少生活的真理。当然，最后带我走上革命道路的，还是她的三哥，那个受了党的教育的劳动人民的儿子……

“以后，我一直想写写野妹子，可始终没有动笔。因为我感到自己写作水平低，我怕我这支拙劣的笔，会损害野妹子的形象。

“然而，我还是不能不写；我不把野妹子写出来，仿佛就没有了却一桩心愿。这回，我终于鼓起了勇气，把野妹子，把野妹子和我的友情，如实地写了出来。不过，写得很不象样。你是编辑，请费神看一遍，提些意见。”

我很高兴，就当着曾天秀的面，细心地阅读了起来。

我的朋友曾天秀，是一个记者。我几次听他说起，他想写一部描绘一个山村姑娘的小说。他告诉我，这姑娘名叫红鹃，但人们都叫她野妹子，是他少年时候的一个伙伴；直到现在，他只要一想起家乡，一想起家乡的那些高山峻岭，清流急湍，桃园竹丛，山鸟野花，野妹子的面貌就会立即浮现在他的面前……

最近，他突然拿了厚厚一叠稿子来找我，兴奋地说，他终于把野妹子写出来了。他腼腆地笑了笑，对我说了下面这一席话：

“不瞒你说，三年前，我在《深山里的野百合》那篇散文里，就曾写到过野妹子。但那只是记述了一个生活片断，记述了我跟野妹子进山挖野百合的经过；虽然写的都是事实，可野妹子的名字我却换了个别的。大概就因为换了个假名的缘故吧，那篇散文写得缺少感情。而且，平心而论，那一个生活片断意义也不大。我把野

妹子看作我生活道路上一个值得纪念的伙伴，是由于后来发生的事实……

“野妹子，以她自身的经历，她的生活遭遇，给了我活生生的教育，使我认识了不少生活的真理。当然，最后带我走上革命道路的，还是她的三哥，那个受了党的教育的劳动人民的儿子……

“以后，我一直想写写野妹子，可始终没有动笔。因为我感到自己写作水平低，我怕我这支拙劣的笔，会损害野妹子的形象。

“然而，我还是不能不写；我不把野妹子写出来，仿佛就没有了却一桩心愿。这回，我终于鼓起了勇气，把野妹子，把野妹子和我的友情，如实地写了出来。不过，写得很不象样。你是编辑，请费神看一遍，提些意见。”

我很高兴，就当着曾天秀的面，细心地阅读了起来。

第一章

我出身在野猫岭的野猫尾巴村，三岁上死了妈妈，爸爸就带了我和哥哥，住到县城去，直到我十七岁。

这年秋天，县城沦陷，当我跟着爸爸冒雨逃向南城门外去的时候，被城门口几个满脸胡子的日本鬼子用机关枪扫射着拦了回来。当时我还想拚死冲出去，但前面已经被鬼子打死了不少人；雨水夹着血水，一副凄惨的景象！爸爸怕白白丧命，只好拉我回家。

这以后，县立中学关门，爸爸教不成书；我刚升入初中毕业班，也失了学。本来我想到省城去找哥哥，他在一家印刷厂里做校对工。不料一个亲戚带口信来说，原来我哥哥是个共产党员，日本宪兵队捉他，他逃到乡下参加了新四军游击队，听说在江这边的野猫岭一带活动。

听说哥哥是共产党员，我和爸爸并不感到意外。抗日战争将要发生的时候，哥哥在师范学校里读书，因为

上街宣传抗日，就曾被保安司令部捉去过。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员，硬要他招出学校里共产党员的名单来。保安司令部的坏蛋把哥哥用皮鞭抽打了好几天，打得他的一件对襟小布衫前后都是裂口，到处沾满鲜血，但哥哥仍然没有承认他是共产党员，更不用说学校里共产党员的名单了。保安司令部逼不出口供，找不到证据；当时全校师生又罢教罢课表示抗议，他们没有办法，只得把哥哥和别的被捕的同学一起释放了。不过，他们不许哥哥继续在师范学校里读书了。

哥哥出狱以后，自己动手拿起针线，把那件对襟小布衫细细地缝上了五、六个补丁。虽然布衫上的血迹已经洗不掉了，留着斑斑点点的痕迹，但哥哥却把它当作珍宝一般。他说，他看到这件沾满血迹的布衫，就使他想起世界上有那么一批坏蛋，而且使他懂得了应该怎样去对付这批坏蛋！

不久，哥哥就进省城印刷厂做校对工去了……

爸爸听到了哥哥参加了新四军的消息，捋捋胡须说：

“好啊，这条路走得对，是正路！看来，你哥哥早就打定这主意了！我虽然中过秀才，自知脑袋瓜有点迂腐；早年可也看过几期《新青年》！活了六十多岁，倒也认清了个道理，要讲救国之道，得靠共产党！”

爸爸又说：

“天秀，照我看，你顶好去找你哥哥，不会放枪，在游击队里做做文书也好，共产党有前途！你能跟你哥哥在一起，我也就放心了！”

听爸爸这一说，我兴奋得饭都吃不下，只想当天就去野猫岭。过去哥哥给我看过些革命书籍，我知道新四军都是为革命洒鲜血的英雄，出入山林，高歌杀敌，这样的生活才叫真正的生活！从此，我天天都逼着爸爸想办法，让我赶快到野猫岭去，仿佛一到野猫岭，新四军游击队就会列队欢迎，当场发给我一支枪似的。

爸爸被我逼不过，说道：

“我不过一时之见，你竟当了真。找你哥哥哪有这么便当，没音没信，何处去找？也罢，如今我们这里也成了日本的天下，省城宪兵队一道公文到县里，我们父子两个就有去坐老虎凳的危险！就带你到家乡野猫尾巴去吧，那里还有些远房亲戚，又有我早年的几个学生，看来可以落脚。我在那里办个私塾，你也可以读些古文；再找机会探听你哥哥的消息。

不久，我就跟爸爸偷偷溜出铁丝网，到南城门外乘乌篷航船，一天半夜，来到了离城一百七十里的野猫尾巴村。爸爸的学生当中有几个是村里有钱有势的人，有个叫陈步云的，还是乡长；他们的子弟也都离开学校，失学在家；爸爸的学识他们素来钦佩，这样，私塾很快就办起来了；学费虽然不高，但十几个学生凑起来，也

够我们父子两个勉强维持粗茶淡饭的生活。从此我就和这些土财主的子女一起，天天朗读《古文观止》和唐诗，一面在暗中探听哥哥的消息。

使我们失望的是，那一带也已经在日本鬼子的势力范围以内了，当地的乡保长也按十几里路外一个小镇上的维持会的规矩办事，人们都不敢提起新四军游击队的事，要探听到哥哥的消息，十分困难。不过，日本鬼子害怕深山野岭，只在镇上造了两个碉堡驻扎，从没进入过野猫尾巴村，比起城里来，生活还算平静，爸爸也不再怕日本宪兵队来捉他，倒有点世外桃源之感。

正月十四那天，当地风俗家家户户都得煎糕炒豆接灶司菩萨〔pú sà〕；可我家不行，既没蚕豆可炒、年糕可煎，而且爸爸又病了。

我家向堂房舅公毛毛店王^①家租屋居住，月租白米三斗，可是吝啬鬼出名的毛毛舅公，只腾出了一间柴房给我们搭铺，泥地潮湿，墙脚边积满青苔。一个冬天下来，爸爸的风湿性心脏病发了。爸爸读过《本草纲目》，懂些医道，自己开了个药方，叫我到镇上取药。

我没走惯山路，回来时天色已晚。刚走上村前的茅蓬弯小路，突然从树林里窜出一条乌黑大狗，呜呜叫

① 在浙东一带农村，地主和富农都称“店王”。

着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我穿着一件哥哥穿过的破棉袍子，已经走得筋疲力竭，黑狗露出白白的长牙扑过来，直吓得我浑身大汗，拚命爬上岩石去；岩石上积满冰凌，我几次都滑下来。我仿佛觉得脚跟已经碰到了冷冷的狗嘴，心里一急，就哇哇乱喊。

正在这危急的时刻，只听见半山腰松林深处，响起了一声响亮的呼喊：

“老虎！长寿！不许胡闹！”

说话之间，这人已从峭壁上滑下来，窜出松林，出现在我和那条黑狗之间。我一看，这人穿一身蓝底白花土布短衫裤，敞着衣襟，卷起裤脚管；赤着脚，腰上系条搭膊；留着和我一样的分头，颈上却套着个闪闪发亮的银项圈；两眼炯炯有神，嘴角上挂着微笑；原来也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。

这人很快转过身去，从腰背后抽出勾刀，向老虎和长寿一扬，半真半假地喝道：

“老虎，你怎么也跟着长寿干缺德事，作弄人？长寿家里有长工斫〔zhuó〕柴，他自家高兴上山，多斫少斫都随便！我们家可还等着你的柴烧呢！快滚上山去！天都黑了，回去还要烧灶司香哩！你糖煎年糕不想吃啦？”

我这才知道原来那条黑狗是这两个人跟我开玩笑，躲在树林里，唬它来咬我的。我不认识这个好心肠的小

伙子，也不知道老虎是谁；但那个叫长寿的就是房东毛毛舅公的小儿子，十九岁了，长得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那么高，人们都说他从小被他爸爸养僵，长不大了。他精明得跟他爸爸一个样，最会打小算盘，只进不出，是个出名的小吝啬鬼。他象个多嘴的老太婆，整天叽叽咕咕地在骂他家的驼背长工贪懒；而且，他害怕自己真的长不大，冬天每天都吃十全大补药，衣袋里还装满了酒浸黑枣，骂一句人，就吃一颗酒浸黑枣。靠了他爸爸在镇上开豆腐店发财置了二十多亩地，成了一个十足的小店王！想不到他竟带头在暗中作弄我，难道我们出三斗白米一月的房租还嫌少吗？

这天晚上，按照当地风俗，毛毛舅婆叫我跟着她到昌外婆家里去拿三支点燃了灶司香。爸爸说，昌外婆是我的远房堂外婆，我从没见过，跟了毛毛舅婆去见见她也好。

到了昌外婆家里，人声嘈杂，十分热闹。原来这年轮到她家发香，全村各家都有人来领香，黑暗中到处流动着一点点红红的香火，香烟熏得我两眼流泪。

昌外婆那么多的儿子，都是我的堂娘舅，大娘舅，二娘舅……直到五娘舅，还有一个二舅妈。我晕头转向地拜见完了，领了香便想回家，不料毛毛舅婆说：“还有个姨姨没拜见过呢。小姨姨呢，野妹子呢？”

昌外婆笑道：“野妹子还野在山上打柴，天黑了还

不回来吃糖煎年糕，怕给野猫^①拖去了！”

这时年轻的五娘舅喊道：“来啦，来啦！野妹子！野妹子！有个城里来的堂房外甥要拜见你，快来做姨姨！”

我随着五娘舅的喊声看去，只见黑越越的天井里有人放下一担柴，随即蹦跳着跑来，一面用敞着的衣襟揩拭脸上的汗。等这人走近点燃着的大把棒香旁边，被香头的火光照亮了面孔时，我却一惊：竟然就是刚才在茅蓬弯小路上给我解救急难的小伙子！原来这人是个小伙子打扮的大姑娘，难怪长得眉清目秀；还是我的堂房小姨姨呢！

“野妹子，快认外甥！”昌外婆笑道，“你看这外甥长得多斯文，教书先生的儿子，对人多有礼貌！我家老虎和他一比，浑身粗里粗气！”

野妹子朝我一笑，立即羞涩地走开了，黑暗中传来了她那女孩子不好意思的音调：

“我们认识，见过了……”

开春后，爸爸的病好了。清明节那天，私塾放假，爸爸看看天气晴好，带我到五里路外的野猫屁股村去游玩。爸爸说，那小山村里有他早年的一个女学生，姓

^① 在浙东一带农村，虎豹统称野猫。

葛，听说在村校里教书，这人也是我哥哥师范里的同学，在学校里思想很进步，说不定知道些新四军游击队的消息，向她打听，也没危险。

出得村来，一路花香鸟语，使人心胸舒畅。爸爸兴致很好，健步翻过一座座山头。不久，石子路边出现了一条溪流，和小路平行，水面上不住地漂过一片片的桃、李花瓣。

爸爸沉思着说：“对了！四五十年前，我曾经在这儿捉过鱼！这条溪通青龙潭，桃花水一涨，潭里的黄尾巴鱼都爱冒着浑水，逆流而上，到上游去交配。再上去，还有一道瀑布，有两丈多高，瀑布上头有个池，那里也有鱼。”

果然，走了没多久，我们就听到了轰轰的泻水声，脸上感受到了迷蒙的小水点儿，很快就看到了一道白练似的瀑布。我被那急泻直下、水花四溅的声势完全吸引住，舍不得离开了。爸爸也站下看了一会。我正待转身，突然看见瀑布上头的山梁边，有一个白白的东西一闪，仿佛是人的手臂；不一会，又看见了一个人的上半身，裸露的背脊，也一闪消失了；接着似乎传来一阵笑声。我惊喜地喊道：

“咦，上头有人呢！”

爸爸说：“大概还有人在池里捉鱼。”

我说：“天还冷呢，怎么就赤身露体浸在水里捉

鱼？”

爸爸说：“他们惯了。”

我真想上去看他们捉鱼，就趁爸爸坐下来吸烟休息的工夫，沿着瀑布旁边一条陡峭的小路往上爬。说是小路，其实只是在岩石上凿了几个脚印子，湿漉漉的，积满青苔。我鼓起勇气，好容易爬到山梁边，探起身来一望，上面有个水洼拦住了去路，得涉过水洼再爬上一块岩石，才到池边。可是，水洼的水看来很深，我穿着鞋袜哪能下去。等我回头一看，好险！我爬上峭壁差不多已有两丈高，多么陡峭的路，刚才我闷着头只顾往上爬，现在想下去可难啦！没攀没援，一边就是飞溅的瀑布，令人头昏眼花！

我僵在那儿没有办法，突然，从头顶上传来了一阵嘻笑声。原来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，都只在胸前系了块红色兜肚，站在池水中间望着我笑，大概在笑我太胆小无用了。等我探身向他们看时，他们一齐往水里躲，噎的一声，都只露出了两张脸，仍在那儿不住地笑。

这时我才发现，原来瀑布顶上的池子周围，是一片密密的桃树和李树，桃花李花开得正盛，一片红一片白，非常美丽；池子水面上，也积满了红红白白的落花花瓣，那两个人的脸就象浮在花瓣的中间，肩头、脖子和脸上也积满了红红白白的花瓣。

“下不去啦。”我红着脸向他们求援。

“你……”那小伙子听了我的声音，似乎一惊，向我走近一步，不自主地站起身来；但很快又躲进水里。

这一刹那，我仿佛看见这人的脖子下面有样银白的东西在阳光下闪光，那是一个项圈。等这人抹掉脸上的水珠和花瓣，我终于认出来了，哪是什么小伙子，明明是野妹子嘛！想不到我又在这儿碰到了她！

野妹子命令我转过脸，她很快穿上了衣裳，几步走到我面前，从上面俯着身子问：“你也来捉鱼？”

我摇摇头，告诉他我是跟爸爸到野猫屁股去的，因为在下面听到她们的笑声，才爬上来看。

她问我现在想上来呢还是下去。她站起来朝下望了望我的爸爸，调皮地伸了一下舌头；随着又涉过水洼，跳下山梁，伸手拉住了我的手。

她先往下走，做样子给我看。我便跟着她大胆往下走。等我走下峭壁，她立即回身往上爬，一转眼，已经站在山梁上。她朝我挥挥手，说：

“做客回来，再来看我们捉鱼吧。我们捉得不少，等会给你带两条回去烧汤。”

爸爸问我这不男不女的大姑娘是谁，我告诉他是昌外婆的小女儿。爸爸望望山梁上的野妹子说：“对了，跟她妈妈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。昌外婆年轻时，谁都夸她漂亮。”

我们拐个弯，继续往前走。谁知走不多远，就是野